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請三仙 三大仙各顯仙術

詩曰： 一將功成破百夷，旄頭星落大荒西。
千年豐草淒寒寨，萬里長風息鼓聲。
虎陣背開清海曲，龍旗面掣黑雲低。
只今謾數嫖姚事，大樹猶聞鐵馬嘶。

此時已是四更左側，陳都督提來三太子的首級，各將提了各人取的番兵首級，也有水軍頭目的首級，一齊獻上元帥。元帥道：「天師之算，諸將之功。」紀功頒賞，各各有差。元帥道：「三太子的頭到在這裡，只是怎麼不見哈駙馬的頭哩？」眾官道：「黑夜中間，一時分別不得，不知逃走到哪裡去了？」到了天明，只見游擊大將軍黃彪提了一顆首級，擲於帳下。

未及開口，眾將官都站在帳前，都認得是哈駙馬的首級。元帥道：「可真是他的麼？」黃游擊道：「果是他的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在哪裡得他的來？」黃游擊道：「是末將今早之時，巡哨海口兩邊岸上。只見水關上一伙番兵，擁著一員番將。番兵請那番將上船，那番將堅執不肯上船。是末將近前去問他一個端的，原來那員番將就是駙馬哈里虎，那些番兵都是城裡面走出來的救兵。怎麼哈里虎站在那裡？只因夜來火燒之際，他無計可施，竄在水中間，慢慢的走到港裡面蘆葦叢裡。到了今日天明，救兵都到，都請他上船進關而去。他不肯去，說道：『我夜來親承國王鈞令，保護三太子前來，也只指望一戰成功，君臣有益。哪曉得皇天不祚我國，致使我們一敗塗地，一隻船也不見，一個人影兒也不歸。哎，好淒慘也！今日連三太子都死於南人之手，不得生還。三太子既死，我豈可獨生。罷了！罷了！這個水就是我的對頭了。』一下子望水裡一跳。眾人一把扯住了他，他說道：『你們不要扯我，只是回去之時，多多的拜上國王爺爺。我枉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祿。食人之祿，不能分人之憂；乘人之馬，不能濟人之難。深負國恩，死而無怨。惶愧！惶愧！』一下子望水裡又是一跳。眾人一把又扯住了他。他又說道：『你們再不要扯住我。我無移的是死，只你們回去見了國王爺爺，勸他務要起傾國之兵，替我二人報仇，不可降他，致令我們死不瞑目。』一下子望水裡又是一跳。眾人一把又扯住了他。他又說道：『你們怎麼又扯住我？我終不然有個再生之理？只你們回去之時，拜上國王爺爺，若要報仇，空手不得前去。吸葛刺界上有個紅羅山，山上有三個異樣的好人：一個叫做金角大仙，一個叫做銀角大仙，一個叫做鹿皮大仙。三個人都是一樣的法術通玄，變化莫測，人人都曉得他是個世上活神仙。若得這三個人肯來扶助社稷，……』道猶未了，一下子望水裡一跳。眾人因他話語未終，故此不曾堤提得他，他卻就跳在水裡去了，三魂歸水府，七魄返泉宮。末將因見他有這氣段忠義處，故此不曾威逼於他，盡他自盡了，卻才取過他的首級，來見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三太子為子死孝，哈里虎為臣死忠。夷狄之國，有此忠孝之士，我們堂堂中國，倒反不如他。故此孔夫子說道：『夷狄之有君，不似諸夏之無也。』」即時吩咐旗牌官，把這兩顆頭依禮合葬，俱葬以大夫之禮。安葬已畢，又豎一道石碑，放在他的墳前。碑上打著一行大字，說道：「西洋金眼國忠孝之墓。」碑之陰面，王爺又題了四句詩，鐫刻在上面。說道：「太子見危能授命，為臣駙馬致其身。世間好事惟忠孝，一報君恩一報親。」

卻說金眼國一班救兵，看見哈駙馬溺水身亡，一直奔到朝堂之上，大哭起來。番王吃了好一驚，說道：「你們哭些甚麼？」眾軍道：「夜來一陣，我們軍人船隻俱化做了一堆火灰。」番王道：「三太子何如？」眾軍道：「三太子也在灰裡面。」番王聽見這句話兒，身子往後一仰，就跌在胡牀之上，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不省得一些人事。文武將官一齊的走上前去，扶將起來。過了半晌，方才甦醒，卻問道：「哈里虎在哪裡？」眾官道：「哈駙馬已自走到水關上來了。聽見三太子身死，他就不忍獨生，溺水而死。」番王聽見哈里虎身死，如失左右手一般，放聲大哭。哭了一會，卻才說道：「哀哉駙馬！痛哉吾兒！你兩個人一個死忠一個死孝，倒做得好人去了，止丟得我一個老身在這裡，生無益於當時，死無聞於後世。不如也尋個自盡罷！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掣過一把刀來，就要自殺。左右頭目連忙抱住他的頭，奪下他的刀，勸說道：「人死不可復生，兵敗可以再勝。我王為一國之主，一國的黎民生命所關。只宜善保龍體，理會國家大事，豈可下同匹夫匹婦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！」番王咬牙切齒，說道：「我與南朝冤深萬丈，怨結千重。斬吾大將，殺吾愛子，損吾嬌客，殘吾生靈。此恨悠悠，當入骨髓。我又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！」眾軍道：「國王爺爺，你須自寬自解。哈駙馬多多拜上我王，說道他兩個身死之後，要爺爺起傾國之兵，為他復仇，不可唾手投降，致令他兩個死不瞑目！」番王道：「疾風知勁草，世亂識忠臣。我非不知復仇，爭奈我今日有事之秋，滿朝朱紫貴，就沒有半個兒和我分憂的。」眾軍道：「這個倒不消責備列位老爺。哈駙馬臨死之時也曾說來，說道：『若要復仇，空手不得前去。吸葛刺國界上有一座紅羅山，山上有三個活神仙：一個叫做金角大仙，一個叫做銀角大仙，一個叫做鹿皮大仙。須要去請下這三位大仙，方才是個贏手。』」

番王聽知這兩句好話，如醉初醒，似夢初覺，說道：「既然有此高人，可作速差下一員官去宣他進朝。」

只見左邊執班頭目蕭噠哈說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番王大怒，說道：「當原日南兵一到之時，就是你叫『不要！不可！』致使到今不利，怎麼今日你又來說『不可』？」蕭噠哈說道：「我王息怒，聽微臣訴來。自古用兵之家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臣觀南朝那一班將官，足智多謀，沉酣韜略。更兼那兩個異人，神通廣大，道術精微。太子雖然武藝高強，不是他的對手，哈駙馬愈加不在話下，故此一敗塗地，身死國亡。這如今滿朝文武，都不是個暢曉兵機之人，只要靠著甚麼神仙和他廝殺，豈有個做神仙的肯來廝殺，肯來幫人為不善？這又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也！故此老臣說道：『不可！不可！』」番王大怒，叫刀斧手過來：「這個老賊是私通外國之人，推他下去，砍了他的頭！」滿朝文武百官看見番王發怒，要殺左執班，沒奈何都來解救，都說道：「太子、駙馬新亡之後，不可又殺大臣，恐於國家軍務有些不利。」番王生怕不利於軍務，只得轉聲停頓，說道：「把他權寄在監裡，待功成之日，處斬未遲。」軍令已出，誰敢有違，即時把個蕭噠哈寄在監裡。

監禁官回封已畢。番王道：「滿朝的官，豈可就沒有個肯去的？」各官又都是面面相覷，不做個聲。只有右邊執班頭目蕭噠口稟說道：「此莫非王事，悉憑我王差著哪個就是。」蕭噠口稟這句話兒，分明要在番王面前討個好。哪曉得番王就是熱黏皮，說道：「既是差著就是，我這裡差著你罷。」蕭噠口稟看見了番王差著了自己，他索性做個好漢，說道：「小臣忝居輔弼，受國厚恩，今日不幸當國家板蕩之時，小臣焉敢袖手坐視。既蒙差遣，小臣就行。」番王道：「你快去宣取他來，寡人自有重用。」蕭噠口稟道：「那三位神仙，不是凡人等輩，以禮聘他，尤恐他不肯輕身就來，怎麼宣召得他動哩？」番王道：「既是不可宣召，卻怎麼請他？」蕭噠口稟說道：「我王須要修下國書一封，道達平素的慰勸敬慕之意。又須要備辦下些禮儀幣帛，以表三聘之誠。小臣齎了書，捧了幣帛，到他山中再三敦請他一番，方才可以請得他下來。」番王道：「老卿之言，深為有理。不然，險些兒反得罪於這些神仙，做成一個畫餅充饑了。」即時修書一道，土儀幣帛各色，成文交與蕭噠口稟。蕭噠口稟拜辭而行。臨行之時，又叮囑番王道：「關門要緊，須則多備些樁木炮石，緊守著地，不可再與南兵廝殺。水門要緊，須則多擺些海鯁船隻守住著，不可輕自開放。」番王道：「這個寡人自有斟酌，你只管放心前行。」

蕭噠口稟辭了番王之後，帶著從者，早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不覺的行了半月有餘，卻才到得一個山下。蕭噠口稟心裡想道：「來了這些日期，才能夠看見這個山，這個山敢就是他麼？欲待說是，又恐不是；欲待說不是，又恐錯過了這個山頭。」正在遲疑之際，只見一個小小的娃娃，趕著一群綿羊，漫山遍野而來；那娃娃低著頭，自由自在手裡敲著兩根簡板，口裡唱說道：「自小看羊度幾春，相逢誰是不平人。浮雲世事多翻覆，一笑何須認假真。」

蕭噠口稟聽見這四句詩，心上老大的驚異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娃娃，唱出這等的四句詩來，這豈是個塵凡之輩。且待我近前去問他一聲，便知端的。」好個蕭噠口稟，走近前去，叫一聲道：「小哥哥，見禮了。」那娃娃原是個低著頭在那裡走的，猛空裡叫

上一聲，他反吃了一嚇，隨口喝上一聲：「畜生哪裡走！」這分明是罵蕭噓口裏「畜生哪裡走」，那些羊只說是喝它們「畜生哪裡走」，一個個都站著，即時間都變做了一塊塊白石頭，只見一山的白石頭。蕭噓口裏心裡想道：「昔日初平叱石為羊，今日這個娃娃化羊為石，這卻不就是個神仙？」扯著他倒頭便拜。娃娃道：「你這個人有些傻氣麼？拜我做甚麼？」蕭噓口裏說道：「大仙，弟子不敢煩瀆，只是借問這個山，敢是個紅羅山麼？」娃娃說道：「我們不曉得，我們在這裡；天為羅帳地為氈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青衫白苧渾閒事，哪曉得甚麼紅羅歪事纏。」

蕭噓口裏又說道：「大仙既是不曉得這個山，可曉得山上有三個神仙：一個金角大仙，一個銀角大仙，一個鹿皮大仙，都在這裡麼？」那娃娃道：「我們不曉得，我們只曉得一鞭一馬一人騎，兩字雙關總不提。縱是同行我師在，春風幾度浴乎沂。」道猶未了，早已不見了這個娃娃。蕭噓口裏仔細打一看時，連一山的白石頭都不見了。蕭噓口裏心上卻明白得來。怎麼明白得來？這娃娃雖說是不曉得紅羅山，「青衫白苧」，卻不是紅羅之對？雖說是不曉得三位神仙，「同行我師」，卻不是三人的字眼？這一定是了，再不可錯過。即時叫過從者，逕直走上山去。到了山上，起頭一望，果然不是個等閒之山。只見：

雲鎖岩巔，霧縈山麓。望著顛巍巍幾條鳥道，險若登山；傍那碧澄澄萬丈龍潭，下臨無地。遍生松柏，不長荊榛。時看野鹿銜芝，那有山禽啄果。數椽茅屋，門雖設而常關；一對丹爐，火不燃而自熱。□洲三島，休誇勝地不常；閨苑蓬萊，果是盛筵難再。分明仙子修真地，豈比尋常百姓家。

蕭噓口裏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，心裡想道：「此真神仙境界，說甚麼蓬萊、閨苑、三島、□洲。」再行幾里，遠遠的望見一座石門。蕭噓口裏心上越發歡喜，說道：「有了石門，不愁仙洞。」卻又趨行幾里，到了石門之下，只見石門下有兩個娃子。一個把塊石頭枕著頭，眠在綠莎茵上；一個一手牽著一隻鶴，兩手就牽著一雙，教他這等樣兒舞，那等樣兒舞，自由自在耍子哩。蕭噓口裏初到他的仙山，不敢造次，站了一會。這兩個娃子只作不知。又站了一會，蕭噓口裏起近前去，叫聲道：「仙童哥，仙山可是個紅羅山麼？」那兩個娃子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來答應。又過了一會，蕭噓口裏又叫道：「仙童哥，你這仙洞裡面可有三位老爺麼？」那兩個娃子還是這等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來答應。又過了一會，蕭噓口裏又叫聲道：「二位仙童哥，你可是洞裡老爺的高徒麼？」那兩個娃子又是這等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來答應。蕭噓連問了兩三次，兩個娃子沒一個做聲，心上老大吃惱，卻又不好開言。只有跟隨的一個老兒，年紀雖老，膽壯心雄，他看見那兩個娃子左不答應，右不答應，他就怒從心上起，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是甚麼天驕麼？你是甚麼地啞麼？有問則對，怎麼一個人以禮問你，你通然不理會著？」天下的事，善化不足，惡化有餘，轉是這個老者發作他一頓，偏然就好。只見那個睡著的娃子，一戰碌爬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是哪裡來的？為甚麼事問著山？為甚麼事問著老爺？為甚麼事問著徒弟？為甚麼事大驚小怪？唬嚇那個不斷？」蕭噓口裏巴不得他開口，連忙的走向前去，盡一個禮，賠一個小心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仙童哥所說，在下不足是金眼國國王駕下右執班大頭目蕭噓口裏的便是。特奉我王差遣，齎下一封國書，更兼土儀表裡，輕造仙山，相拜你三位仙長。未敢擅便，故此借問這等兩次三番。」仙童道：「我師父是個隱居避世之人，怎麼又與人相見。」蕭噓口裏道：「只念我學生不遠千里而來，不勝登山涉水之苦。今日幸到仙山，豈可空手回去。萬望仙童哥和我通報一聲，見不見憑任令師罷。」仙童道：「既如此，請站一會兒。待我進去稟知師父，看他何如。」

好仙童，連忙的走進洞裡面，稟說道：「門外有一員官長，自稱金眼國國王駕下右執班大頭目，帶了幾個從者，齎下一封國書，更兼有好些土儀表裡，來見三位老師父。未敢擅便，叫徒弟先來稟知一聲。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我們避世離群之人，哪裡又與他廝見？你去辭了他罷。」仙童說道：「徒弟已經辭他來。他說道：『只念他不遠千里而來，不勝登山涉水之苦。今日幸到這裡，豈可空白回去？』故此央浼徒弟特來相稟。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君子不為己甚。既是他來意懇懇，不免請他進來相見罷。」

仙童聽知二師父說「請他進來相見罷」，就一路的飛拳飛腳，跑將出來，連聲叫道：「請進！請進！」蕭噓口裏不勝之喜，撩衣裳就走。那隨行的老者肚裡還有些煙，一邊跑路，一邊說道：「仙童哥，仙童哥！」仙童說道：「你又叫我做甚麼？」老者道：「你那師弟，你還勸他再讀幾年書來。」仙童道：「怎麼再讀幾年書來？」老者道：「他肚子裡不曾讀得有書，要教甚麼鶴？」仙童道：「你還有所不知，我那師弟倒是個積年教學的人。」老者說道：「既是積年教『鶴』的人，怎麼這等娃子氣？」蕭噓口裏聽見，說道：「講甚麼閒談，且管走路。」一直走到洞裡，見了三位大仙，蕭噓口裏不敢怠慢，扯著就一連磕了二三□個頭。三仙說道：「尊客遠來，不消行這個大禮，請坐。」蕭噓口裏不敢坐，即時奉上國書。三仙拆封讀之，書曰：

金眼國國王莫古未伊失謹再拜奉書於金角、銀角、鹿皮三位仙翁位下：寡人夙仰仙風，宜以身授命之日久矣。奈塵緣未斷，國事動勤。近者不幸，更被南兵侵擾，變起門庭，禍延骨肉。先生慈悲度世，聞之諒為惻然。禮當躬來請謁，敵兵壓境，身與士卒，厲兵秣馬，晷刻不遑，是用齋沐逾時，特遣右執班蕭噓口裏齎不腆之儀，仰望仙壇，恭伸哀懇。願憐轍魚之窮，勉策鶴軒而至。擁篲國門，翹首不盡！

三仙讀書已畢，說道：「重厚致書，已領眷注。這個禮物請先生收回，不敢受。」蕭噓口裏說道：「不腆之儀，仰祈海納。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這個禮物再不必講他。只還有一件，貧道兄弟們，都是個懶散廢棄之人，逃名山野，苟畢餘生，哪裡曉得甚麼用兵作戰之機，治國安民之術？你國王此舉，誤矣！誤矣！」蕭噓口裏連忙的磕上兩個頭，說道：「三位仙翁玄風妙術，遐邇傳聞。今幸鶴馭，臨蒞於茲，是上天哀我下國，借以福星照之。故此遠來相浼，幸勿見拒，萬萬！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蕭右丞，你豈不知道仁者大事小，智者小事大。你國中既是被兵，審己量力，擇而行之，怎麼直要貧道兄弟們去和他廝殺？」蕭噓口裏說道：「南兵勢大如山，虐殺似火。若是三位大仙不肯俯賜扶持，我一國軍民，只在早晚間皆成灰燼。尚可以講和，不知幾時與他了！怎麼肯送了個太子殘生，駙馬微命？今日只是沒奈何，特為相浼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既是你國中有這等大難，我貧道兄弟們久樂山林，其實的不堪奉承驅使。你莫若再到別處去訪問一個高士，哀浼他扶持一番，豈不美也！」蕭噓口裏說道：「當今之時，若論高士，再無有能出三位仙長之右者。」道猶未了，雙膝跪著，又說道：「若是三位仙長堅意不行，我無顏再見我的國王，情願死在仙境之上罷了。」你看他兩淚雙流，牽扯不斷。哭了一會又說，說了一會又哭。說得懇切，哭得哀慟。三位大仙都一時心動，齊齊的走上前來，扶起蕭噓口裏，說道：「蕭右丞真是個忠臣義士，舉世無雙。我們本是不管閒事，只不奈你這個忠義何！也罷，和你走一次罷。」蕭噓口裏卻又奉上土儀禮物。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既是你們來意至誠，不敢不受。」吩咐仙童們即時收下。蕭噓口裏請行。大仙道：「丞相請先行一步。貧道兄弟們不久就來也。」蕭噓口裏拜謝先行。回到本國，見了番王，把三位大仙的始末，都說了一遍，番王大喜。

卻說三位大仙吩咐了洞中大小徒弟，又各將自己所用的物件，細細的收拾安排，各跨了各人的腳力。還是個甚麼腳力？金角大仙騎一隻金絲犬，銀角大仙騎一隻玉面狸，鹿皮大仙騎一隻雙飛福祿。各顯神通，不上頃刻之間，一陣清風，早已到了金眼國的地球上，落下雲頭，竟進接天關裡。

蕭噓口裏望見是三位大仙，即時飛報番王。番王先遣一班文武出關遠接，次二親自下階迎接。接上金鑾寶殿，兩家相見。相見已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坐定致茶，茶罷敘話。番王道：「寡人承先世基業，慚無厚德，可以守邦。不幸敵國無故見侵。今得三位仙長儼然降臨，非獨寡人之幸，實一國軍民之幸也！」三位大仙躬身答禮，說道：「貧道兄弟們無甚大才，過蒙上位厚聘。願盡展胸所學，以敵南朝，以報知遇。」番王大喜，即時安排筵宴，與三位大仙接風。酒至數巡，彼此情洽。番王叫過些行院來，踏番歌，唱番曲。千妖百媚，對舞雙飛，勸三位大仙飲酒。三位大仙說道：「這個女樂請撤了罷。」番王看見三仙不喜女樂，又叫過一班文官來，雍容揖遜，各勸幾行。又叫過一班武將來，掄槍耍刀，跌腳飛拳，各逞各人武藝，勸三位大仙飲酒，又飲幾行。

金角大仙說道：「貴國中文官可以把筆，武將可以持刀，怎麼連敗於南兵，把太子、駙馬的命都送了？敢是南朝的戰將多麼？」番王道：「南朝戰將雖多，敵國中也有能戰之士。所不及他的去所，只因他那裡有個道士，是個甚麼龍虎山姓張，官封引化真人，能驅神遣將，喚雨呼風。這個還自可得，還有一個和尚，叫做甚麼金碧峰長老。這個人越發不是等閒之輩，能拆天補地，攪

海翻江，袖圍乾坤，懷揣日月。南兵來下西洋，一連取了一二個國，都仗著此二人之力。敝國做不得他的對頭，故此遠來懇求三位仙長。」金角大仙微微的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今番上位只管放心了，貧道們不下山，便自罷休。今日既到了大國中，一定要與他大做一場，決不教他恁的施展。」番王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上位，你只知道他們的手段，不曾看見我們的設施。我們試一試兒你看著。」番王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師兄之言，深為有理。請試一試兒何如。」

畢竟不知這一試還是個甚麼設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